

当代科幻作品新丛

万兽之王

魏雅华 著



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

目 录

序	1
神秘的掘墓人	1
玫瑰花在歌唱	19
万兽之王	32
花豹	55
小跳蚤贝贝与“鞋王”	65
小倒毛与倒栽蒜	74
虎啸声声	84
“烂豆腐”外传.....	114

神秘的掘墓人

唉！

我的那只心爱的虎皮鹦鹉小伽马，死了！

我和妹妹从发现它羽毛凌乱，精神萎靡不振，不吃不喝时就一直守护着它，可终于没能把它救活，它还是死了。

天上，阴沉沉的，像要下雨。

我抬头看看，那黑着脸的乌云正在从北往南倾泻，不一会儿，便把个蓝天遮得严严实实，阴冷阴冷的。

我和妹妹来到后院，拿着铁锹，准备掘个小坑，把鸟儿埋了。

爸爸看到了，也跟着来了。爸爸看看鸟儿，它已经僵硬了，那美丽的丰采，一点儿也没有了，那凄惨的样儿，真叫人目不忍睹。

我拿起铁锹正要挖坑，爸爸说：“等等。”

我停下手，莫名其妙地望着爸爸。

爸爸说：“放在这儿吧，别埋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我和妹妹一齐惊讶地问。

爸爸叹了口气，说：“放在这儿吧，自然有人来埋。”

“谁？”我更奇怪了。

妹妹说：“是妈妈吗？”

爸爸神秘地说：“不用问，到时候就知道了。”

我说：“不会让野猫野狗吃了？”

“我可不让！”妹妹叫喊起来：“小伽马太可怜了，它多好呀，跟我玩了一年多了，我可不能让野猫野狗吃了。”说着说着，眼圈儿也红了。

“还养了四只小仔儿呢！”我也叫喊起来：“一定要好好埋了它！”

“给它修座坟！”妹妹哭了。

“放心吧，”爸爸说：“咱们家哪来的野猫野狗？你看，那么些条带鱼还晾在那儿，什么时候少过一条？放心吧，有人来埋，比你埋得还仔细，还好！”

奇怪？会是谁呢？

我疑惑不解地拄着铁锹，猜测着，妹妹也一样。

爸爸就是不回答，一手拖了我，一手拖了妹妹，回屋里了。

可怜的小伽马，长躺在柿子树下，它再也不会叫、不会飞了。它已经永远地离开了美好的世界，离开了它的伴侣、儿女，……唉！

谁会来掩埋它呢？

奇怪。我一点儿也猜不出来。

会是谁呢？

……

—

夜里，落雨了。

滴滴答答，时大时小，时下时停。

我做了好多梦，梦见那只美丽的小鸚鵡忽然拍拍翅膀，打一个滚儿，立起来了！它左顾右盼，啄啄羽毛，欢叫几下，扑棱一声，又飞起来了。我高兴得一蹦老高！我一叫，它就乖乖地飞落在我的手上，叼我手心里的谷粒儿。它那黄色的带钩的鹰嘴噙着谷粒儿，把谷壳儿从嘴的两边儿再吐出来，噙得那么精巧，那么干净，一粒儿不漏。我还梦见它下了四个蚕豆那么大的蛋，梦见它带着刚出蛋壳的、才长出茸茸的绿毛的小仔儿，噙噙喳喳地在散步……

夜里，我听见妹妹的床在响。她翻身起来，趿拉着拖鞋，披着毛衣，走到窗前，拉开窗帘向院子眺望。我看见她轻手轻脚地走向门口，伸手去拔门闩，才一拉，吧嗒一声，她吓了一跳，又赶快爬回她的小床上去了。

我知道，她跟我一样，也牵挂着那只鸚鵡——我们的小伽马。它虽然已经死了，可躺在光光的地上，没遮没盖，大概也挺冷的，淋湿了吧？它难受吧？

爸爸妈妈睡在里间，都睡得挺熟，我听见那轻轻的鼾声。

一夜我都睡不好，睡着了便作梦，醒了便胡思乱想，心里直后悔：为什么不好好地把它埋了？让它在那儿风吹雨淋？

爸爸说，自然有人来埋。谁呢？我们这个院儿，谁能进来呢？

直到天亮的时候，我才又迷迷糊糊地睡着了。……

忽然，一个声音把我惊醒了。我细听，是妹妹，在后院里叫：

“哥哥，小伽马不见了！”



我一个鲤鱼打挺翻身坐起，下了床，向后院跑去，只见那柿树下面，湿漉漉光秃秃的地上，什么都没有，连一片羽毛也没有了！

我再细看，一点痕迹都没有留下！

二

我还是疑心让什么东西拖走了，我和妹妹先在满院子找，哪一个旮旯拐角也不放过，前院、后院、树下、草丛、花坛……连厕所里都找遍了，一片羽毛也没找到，真的失踪了。

正找呢，爸爸端着刷牙缸从屋里出来了。他说：“别找了。找什么？我不早告诉你们了，有人埋。埋了，你往哪儿找去？瞎找！”

我和妹妹都愣在那里。

我说：“你说，谁埋的？”

“埋在哪儿了？”妹妹接着说。

“谁埋的？”爸爸一笑，说：“这是个秘密，你们去猜。至于埋在哪里，我可以告诉你们，就在你们的鼻子底下，信不信？——到柿子树底下去找。”

“就在原地？我不信。”我奇怪地问：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我能掐会算。”爸爸神秘地笑着说：“不信？你去挖。”

我半信半疑，还在犹豫，妹妹却抓起小铁锹，真的去挖了。

我跟着去看。柿子树下，光光平平的地上，像是什么也没有，但仔细一看，昨天躺着鸟尸的地方，像是特别松软！

妹妹抓起铁锹，一锹、二锹、三锹……那地方的土质果真十分松软，土粒还特别细密，几锹便刨了一个深坑，果然，鸟尸就在下面！

天哪，确实有人埋了！

是谁？！

我和妹妹面面相觑！

我说：“一定是爸爸，要不，他怎么知道埋在这儿！？”

三

“我？”爸爸哈哈一笑：“我要是埋，昨天下午，一铁锹就埋了，何必偷偷摸摸地去埋？我要想埋，何不换个地方，叫你们没处找，为什么不挪窝儿就地掩埋？……再说，昨天夜里，我睡在里间，你们睡在外间，我一出门儿，你们会不知道？笑话！”

我们去问妈妈。

妈妈更痛快：“怪事！你们把死鸟儿放在哪儿了，我都不知道，我还当你们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呢。我埋鸟儿？我才没那份闲心！一天三顿饭还忙不过来呢。滚！一天玩不够，又生出新花样儿来玩。还不快点儿刷牙、洗脸、吃早饭，也不看看几点了，小祖宗！”

挨了妈妈一顿好骂。

爸爸说：“我告诉你，小晓。我说有人埋就是有人埋。不是咱们家里的人，你别胡猜！不信，你今天把坑填好，把

小驹马换个地方放下，还会有人来埋。”

有了鬼了？

我满腹狐疑。

“我不信！”妹妹喊。

爸爸笑笑，说：“那好，你就再试一次。”

我立刻平了柿子树下的坑，用脚踏得实实在在，然后，把鸟儿尸摆在了后院儿的那棵大枫树的下面。

天黑的时候，我还特地又去检查了一遍，一切照旧，没有变化。

不是家里的人，这么说是外人来埋的了？

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特地亲自去关好了大门，妹妹还和我特地去抬来一根大杠子，把院门顶结实，我就不信，他能进来？

看谁来埋鸟儿！

四

雨停了。

傍晚时分，风儿就收走了云。还回了鲜莹莹的蓝天。

夜里，月亮出来了，冰清玉洁，亮呢！星星儿虽说不多，可明，还挤眉弄眼的。院子里刮着些微风，摇得树叶子沙沙地响。

好静哪！

蝻蝻儿使劲儿地叫，叫得好响。

鸟儿笼里还剩着一只鹦鹉，是那只失去了伴侣的孤鸟儿，它不时地发出几声悲伤的、衰戚的鸣叫，它心里一定很

难受吧！它会哭吗？

我睡不着。

我看着那窗户上摇曳的竹影，心想，倒真像幅画儿，听说古代的画家们画竹子，就是照着它画的呢！

我真想我的小伽马，它多么秀美啊！世上再没有那么美的鸟儿了。一身翠绿翠绿的绒毛，像那阳春三月的草芽儿，两支翅膀上像水纹儿一样一圈一圈地漾出虎皮样的波纹儿，头上竖着挺拔的孔雀羽冠，脖子上披着纱巾似的斑羽，钩着威风凛凛鹰嘴，真是，谁见了谁爱！

院子里，不知什么地方，传来一两声奇怪的鸟儿叫，悠长、恐怖而悲凉，我不禁打了一个寒噤，忙裹紧了被子，是猫头鹰吗？

这时，有人摇了摇我，我睁眼一看，是妹妹。

她对我说：“哥哥，我睡不着。咱们到后院去吧，看看小伽马。”

原来她也睡不着。

我也巴不得呢。

我一骨碌翻身起来，轻手轻脚地穿好衣服，找到手电筒，然后牵着妹妹，轻轻地打开房门，走了出去。

好亮呢，月亮！

一地明晃晃的月光，连那斑驳的树影下都洒满了万滴银辉，简直不像是夜晚，像那飘着薄雾的早晨，像那蒙蒙眈眈的梦境。

我们走到那大枫树下面一看，鸟儿又没了！

我们俩都吃了一惊，忙打着手电筒四下寻找，花丛、草坪、前院、前院……都找遍了，连根羽毛也没找到。

正找着呢，“哗啦！”一阵大响，我和妹妹都吓了一跳，回过头来一看，原来是妹妹不小心碰倒了一根晾衣服的竹竿。

我们俩都呆住了，糟糕！

果然——

“谁呀？”里屋传出爸爸的声音。灯也亮了。

我忙拉着妹妹逃进屋来。

晚了，爸爸已经披衣起来，站在外屋：“干什么去了？”

我说：“爸爸，鸟儿又没了。”

“没了。”爸爸打个呵欠，漫不经心地说：“没了？不，不是没了，是埋了。我知道还是他干的。老地方，就地掩埋，要找，去挖吧。”

“谁？到底是谁埋的？爸爸，你倒是说呀。”妹妹紧张地问。

“这是个秘密。不告诉你。”爸爸笑笑，“既然是秘密，那就不能泄露，要不然怎么能叫秘密？”

我二话不说，抄起铁锹直奔树下，妹妹打着手电，我刨。

地面，平平整整，但一细看就能发现土质很松，只刨了两下，果然！

鸟尸就埋在土里。

我骇然了：谁呢？谁干的？

可以肯定：不是我，不是妹妹，不是爸爸，也不是妈妈！

我和妹妹跑过去检查大门，门闩插得紧紧的，还上了一道铁链，顶着大杠子。不会有人进出过。

我心里想，莫非……

“有了鬼了！”妹妹说，她的脸色煞白。

我打了一个冷颤。

难道，真是……

五

真叫人猜不透！

我心里真纳闷儿：真是件怪事。不是家里人，不是外边人；不是爸爸，妈妈，妹妹和我，不是左邻右舍，家里的人没出来，外边的人进不来。

这么说，不是人干的。

不是人又是谁呢？

若是野猫野狗、黄鼠狼、猫头鹰，只会吃了鸟尸，或是拖了走，能这样恭恭敬敬地埋了？还埋一回又一回？活儿还干得那么仔细，那么漂亮？要这么分析又像是人干的。野猫野狗哪有这份心思？

莫非夜里有人不走大门，跳墙过来？

可这人也怪，这么高的围墙，跳进来就不容易，跳进来又不偷不抢，冒这么大的风险就是为了埋只鸟儿？

再说，院儿里连一点迹象也没有，什么东西也没少。前半夜呀，我又没睡着。连点儿响动也没有，莫非它真的来无影去无踪？是人？是鬼？一想到这儿我就毛骨悚然。

天底下真有这样的怪事？

爸爸说：“猜不出来？”他笑咪咪的，胸中有数。

哼，别神气，我偏不求你，你爱说不说！

我说：“我到公安局报案去！不信抓不住他！”

爸爸哈哈大笑，笑得透不过气，眼泪鼻涕都笑出来了，笑得直打嗝儿。

六

妹妹说，“这样吧，咱们再换个地方，咱俩轮班儿守着，看谁来埋！”

“来了就抓住他。”我说，“看看到底是谁！”

我们把鸟儿换了个地方，放在院子当中那棵石榴树下。

放好了。我忽然灵机一动，说“妹妹，你去拿条结结实实的绳子来，咱们把它拴在树根下，看谁来埋！”

“好主意！”妹妹大叫一声，“看谁来解绳子！”

妹妹跑到屋里拿来了一根线绳子，我一试，挺牢，揪也揪不断，就在鸟儿腿上打了个死结儿。然后，不长不短地拴在石榴树的根上。

太阳钻进被窝儿，甜甜地睡了。

月亮却起床了，甜甜地笑了。

临睡，妹妹问我：“哥，门插好了吗？”

我点点头。“上了杠呢。”

妹妹说：“咱们俩轮着睡，你前半夜清醒点儿，我后半夜清醒点儿，一个钟头去查一次，好不好？”

我说：“好。”

说罢，我看看钟：十点半。

妹妹上床睡了。

我也挺困，昨天夜里就没睡好。这可不兴，我本想躺在

床上，可一上床就迷糊，我只好坐起来，开灯看书。刚一开灯，妈妈在里屋嚷开了：“小晓，明天还上不上学？关灯！”

我没办法，关了灯。

我轻轻走出房门，来到石榴树下，白色的线绳拴着僵硬的鸟尸，在月光下显得黑森森的，我心里怪不好受的，呆呆地又愣了一会儿，一阵夜风吹来，怪冷的，我又回到屋里，轻轻地上了床，想躺一会儿，可一上床就眼皮儿直打架，说不出来的那股困劲儿，竟迷糊过去了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一觉醒来，我一看钟：呀，两点半了！

我忽然想到鹦鹉，慌忙爬了起来，一点睡意也没有了。也顾不得响动，开了门冲了出去。刚出门又想起来没带手电，返回身来拿电筒，一不小心碰翻了一只小板凳，妹妹醒了，坐了起来。我索性一把拉了她，跑到院子，朝石榴树下一照：树根上拴着半截断绳！

我也顾不得找铁锹，用手就在地上刨，刨了几下，那松松的土里，又埋着死去的小伽马！

七

这么说，“他”又来过了？

深秋的夜晚，降霜了，露水很大。一阵冷风吹来，我打了个哆嗦。妹妹脸色发白，全身发抖，她挤到我身边说：“哥哥，我怕。”

薄云，遮没了月亮，树叶在风中沙沙作响，我胆怯得厉害，忙拉了妹妹，向屋里走去。一进屋就紧紧地关上了

门。

刚上了床，里屋传出爸爸的声音：“又去后院了？”

我嗯了一声。

爸爸说：“又没了？”

我说：“连拴在鸟儿腿上的绳子也让人剪断了。”

爸爸说：“你敢肯定是剪断的？”

我说：“敢。”

爸爸笑了两声，说：“又埋了？”

我说：“又埋了。”

爸爸说：“没抓到？”

明知故问！我没吭气。他在笑我。

妈妈又骂了：“你们一天到晚不知搞的什么鬼，天天晚上不好好睡觉！为了一只死鸟，过来过去地折腾，连它死了都不得安宁！”

死了都不得安宁！

我的脑子在胡思乱想了，心里一阵阵发毛。

妹妹说：“哥，鸟儿死了，有没有魂？是不是真的有鬼来埋它？”

问得我身上直发冷，我一撩被子蒙住了头。

妹妹说：“我害怕！”她哭了。

不一会儿，她从床上下来，趿拉着拖鞋进了里屋，挤到妈妈身边去了。

我一个人更害怕，缩成一团，更睡不着了。心里甚至有点儿直后悔，干吗老折腾死鸟儿？……

第二天，妹妹发烧了，没上学，连吓带冻，病了。

妈妈发火了，扯开嗓门吵爸爸。

爸爸说：“都怪我，行不行？好，咱们今天捉鬼。捉住了鬼，孩子们准能消灾灭祸。好不好？”

我心里暗笑，全亏妈妈骂得好。不然，他还拿个闷葫芦气我呢。

爸爸说：“今天晚上，咱们捉拿这个神秘的掘墓人，好不好？”

妹妹从床上跳起来喊：“好！好！”

“好个屁！”妈妈骂了，一把把妹妹按倒，盖上被子，说：“好，好什么？都好出病来了，还好？”

我偏喊：“好！好！好！”

妈妈扔过来一块抹布，不偏不斜地打在我的脸上，还骂了声：“叫你好！”

爸爸说：“嗨，你看，我是深得民心，要的就是这个闹劲儿！”

妈妈正在往锅里打鸡蛋，拿只鸡蛋壳儿朝爸爸摔过去，摔得可真准，不左不右地正打在爸爸的鼻子上，蛋壳里残留的几滴蛋清顺着鼻子流进了嘴巴，爸爸舌头一伸，“扑哧”一笑，说：“哎，这倒方便，省得动碗筷，连手都不用动了，舌头一伸就能吃鸡蛋！”

妈妈也“扑哧”笑了，说：“你仔细品品那味儿，该不是鼻涕吧？”

现在轮到我笑了，笑得直揉肚子。
还有个人捂着被子笑，不用说，是妹妹。

九

天黑了，月亮正逢十五，白白净净，清清亮亮。

繁星满天，众星捧月。美呢！

今天晚上，爸爸老将出马，亲自上阵。他也先用一根线绳儿把鸚鵡拴在桑树根上，然后把鸟儿尸体平平展展地放在那空地上。这儿好亮！天上挂着一轮明月，不远的房檐下还亮着一盏路灯。

爸爸亲自检查了大门，插好门闩，然后神秘地笑笑，说“你们抓不住，我帮你们抓。今天晚上，非叫‘他’落网不可！”

妈妈说：“别听他胡说！”

爸爸说：“不信，让你也开开眼界。”

妈妈嘴一撇：“哼，我才没那份闲心。”

我们从晚间十点钟起，就熄了灯，像公安局抓小偷似的，坐在黑房子里，通过窗门，眼皮也不眨一下地看着离开我们不超过十米的鸟尸。

这回我可不敢打瞌睡。

.....

“来了！”爸爸低低地喊了一声。

“在哪儿？”我和妹妹一齐叫出声来。我的心“怦怦”地在跳。

“嘘——”爸爸说：“别响，别打草惊蛇，把他吓跑

了。”

我和妹妹都睁大了眼睛，妹妹的眼睛本来就大，这会儿简直就像汽车的那两盏车灯。

可是，那静悄悄的庭院里，除了黑黢黢的树影儿，什么也没有。晚风徐徐地吹着，只有嫩竹叶儿在哗哗地响。

“没有呀。”妹妹悄悄地说：“什么人也没有呀。”

爸爸说：“你们仔细看。”

我的目光移过枫树、柿树，正在开花的绒线花树、月季冬青……没有，还是什么也没有。

妹妹说：“就是没有么。”

“没有？”爸爸笑笑说：“他就在你的眼皮底下，你也看着不着！待会儿都埋好了，你还是说：‘没有呀。’”

他轻轻地开了门，回过头来说：“轻点儿！”

我说：“拿根棍子？”

爸爸笑了，说：“你想拿就拿。”

妹妹赶快说：“我也拿一根。”

爸爸说：“随你。”

我们俩提着棍子小心翼翼地跟着爸爸出了房门，蹑手蹑脚地向死鸟儿走去。

离开死鸟儿有两三米远，爸爸停住了脚步，蹲了下来，细看那鸟儿。我们也在他身边蹲了下来，目光一落在鸟儿身上，立刻有了发现！就在死鸟儿的身子底下，足有一二十只虫子在忙碌着。

爸爸说：“喏，这就是那位神秘的掘墓人——埋葬虫！”

“埋葬虫？”我和妹妹一齐惊讶地问。这名字我们还是第一次听到。